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撰者 明丘濬撰
卷三十三
內容分類 子-儒家-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6
編號 C4492000

卷三十三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正朝廷

治國平天下之要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主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爲公也今世之爲此假公以營私也乞峻發
德音著爲常憲分文以上皆准以在法之賦
幾革官吏貪墨之風厲士夫廉隅之節此經
錢 以上鬻筭之失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十二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十三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漕輓之宜上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自北海達河兗州浮舟

水曰于濟水曰達于河因水入青州浮于汶達于濟徐

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楊州順流而下曰汭于江海達于淮

泗荆州浮于江沱潛漢逾越也于洛至于南河豫州浮

于洛達于河梁州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絕河而

于河雍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程頤曰冀為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

朱熹曰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道

臣按禹貢於各州之下列貢賦之後而敘其各州之水達河之路達于河即達京師也然當時貢賦皆駕舟筏浮水路以達於河蓋亦後世漕運之法也但未明言其為漕耳然叙水路於貢賦之後每州皆同意自可見也

百里賦納總曰禾本全 二百里納銍曰銍禾 三百里納糈

糈去服又使服輸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臣按禹貢之時民所輸納以供京師者止於五百里蓋當是時風俗淳厚用度儉朴而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又寓兵賦於井田無後世養官養兵之費也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

臣按周之王畿止於千里遠輸不出五百里乘輿器服之用宗廟百司之給自足以供春秋戰

國以來行師千里間行漕輓然事已兵休猶未至於甚困也

左傳僖公十三年晉荐饑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臣按汎舟以輸粟春秋之世已有之矣

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

杜預曰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

臣按開渠以通糧道已見於春秋之世

孫武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

臣按古者出師往往因糧於敵而兵不久暴

不遠饋非若後世興久出之師饋至遠之糧也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引車也粟起於黃腫

黃腫東瑯邪負海之郡轉運北河在朔率三十鍾斛

而致一石

臣按前此未有漕運之名也而飛輓始於秦秦

以欲攻匈奴之故致負海之粟輸北河之倉蓋

由海道以入河也海運在秦時已有之然率以

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以百九十斛乃得一石蓋

通計其飛輓道路所費不專指海運之時也

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臣按秦致負海之粟猶是資以行師而國都之漕尚未講也至漢張良所論始是漕輓以為國都之給然是時也凡事草創所以給中都官者僅數十萬石不啻足矣

兼支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

為奉地彌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臣按賈誼此言則漢都關中固已資淮南以為奉地不特唐宋以來然也所謂一錢之賦而用數十錢之費始能致豈特秦人海運然哉凡遠

地之輸將無不然者人君觀之其尚思物之難致如此其祿賜於人非真有功勞者烏可以輕予之哉

武帝時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人徙之衆擬西南夷又擊匈奴取河南地方今朔復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臣按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而勞中國人漕中國粟以爭無用之地是猶以璀璨之珠而彈啁啾之雀也務虛名而受實害捐有用之

財而易無用之地豈帝王盛德事哉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傍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漑此損漕省卒上以為然發卒穿渠以漕運大便利

呂祖謙曰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也到得武帝官多徒役衆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以給之所以鄭當時議開漕渠引渭入河蓋緣是

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

臣按呂祖謙言武帝時官多徒役衆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所謂官多徒役衆此二者國粟所以費之由也官多而不切於用者可以減其冗員徒役衆而無益於事者可以省其冗卒如是則食粟者少食粟者少則可以省歲漕之數漕數日省則國用日舒民力日寬矣豐國裕民之策莫先於此

武帝作栢梁臺宮室之脩由此日麗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光武初元年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

臣按昔人言漢初致山東之粟歲數十萬石耳至孝武歲至六百萬石則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歛苛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䟽利致之有道也雖然與其致之有道而積粟於國之多孰若用之有節而藏粟於民之多之爲愈哉蓋粟資民力以種種成而不得食而輸於官以爲之食官食之而自取之可也而又資民力以輸將之焉造作舟車之費䟽通溝渠之勞跋涉河流之苦

鞭撻賠償之慘百千萬狀乃達京師使其所養者皆有功於國有益於民之人不徒費也不然何苦勞吾有用之民而養此無用之人為此無益之事哉嗚呼人主授一官與一役費一物必以此為念而痛為之搏節焉非決不可已則必已也國用其有不給民生其有不安者哉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三百萬石三年又詔曰民被水災頗匱於食其止四年勿漕

臣按昭帝承武帝歲漕六百萬石之後一歲而減其半又一歲而併免漕矧武帝末年海內

耗而昭帝即位之初又從賢良文學言罷徭之課是時霍光輔政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而又免漕何以爲國用哉吁國用之贏縮在用度之後儉而不在漕運之多少也宣帝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

臣按壽昌此議遇京輔豐穰之歲亦可行之

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威羗虜揚武折衝之具也

臣按充國此議邊方無事遇歲豐稔亦可行之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
車驪駕轉輸不絕

臣按自古輸運皆以轉為名是以漢唐宋之漕
輓皆是轉相遞送而未有長運者而長運之法
始見於

本朝

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初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
胡寅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據此則
明帝時已有汴渠矣

臣按河即黃河汴乃汴渠也史稱明帝時河汴

決壞久而不脩至是明帝遣王景發卒數十萬

脩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今青州樂安縣也海口千

餘里蓋昔河汴隄壞則汴水東與河合日月彌

廣而為兗豫民害今隄既成則河東北入海而

汴東南入泗是分流復其故迹也

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
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十年而後用之

馬廷鸞曰邸閣者倉廩之異名

臣按牛馬之制不可考蓋蜀地出褒斜不通舟

後漢書卷三十三
一
揖亮不得已而爲此非通行之法也

魏正始四年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與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臣按凡漕運者皆自南而運於北而此則自北而運於南

後魏自徐揚州內附之後經畧江淮轉運中州以冀邊鎮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滏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郵驛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

臣按後魏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此亦良便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臣按隋於蒲陝等十三州募運米丁又於衛陝等州置倉轉相灌注漕粟以給京師蓋於凡經過之處以丁夫遞運要害之處置倉場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漕

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隨
宜措注而或發或留也

四年又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
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便之
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
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
四年又發河北諸郡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北河
通涿郡

臣按隋雖無道然開此三渠以通天下漕雖一
時役重民苦然百世之後賴以通濟

又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
胡寅曰隋煬積米多至二千六百餘萬石何凶旱
水溢之足虞然極奢於內窮武於外耕桑失業民
不聊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能實漏甕也

臣按國家以得民心為治本倉廩之積雖多不
足恃也其多適足以為盜賊之資耳

唐都關中歲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
而易贍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

臣按創業之君以兵戎得天下所與共成王業
者將帥士卒耳其賜予之駢蕃周給之優裕固

其所也况宮室未備城池未固凡百乘輿什器
當用之物皆未具焉必須一一創置而經營之
宜其用度之廣也然漢唐之初歲漕不過一二
十萬及夫繼世之君徃徃歲漕至百倍其數何
也史所謂用物有節而易贍一言足以盡之矣
斯言也豈難為哉繼世而有天下者誠能以祖
宗之心為心一切用度俱從撙節其復祖宗之
治功不難矣

玄宗開元十八年裴耀卿請於河口置武牢倉鞏
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
河陽栢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
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
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

臣按耀卿此奏玄宗不省在當時雖未行然其
所謂沿河置倉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
待此法亦良便

二十一年裴耀卿請罷陸運而置倉河口乃於河陰
置河陰倉河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監
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
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京

師益漕魏漢等郡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

臣按自漢以來至於今日漕運之數無有踰於此數者

代宗廣德二載劉晏領漕事晏卽鹽利在備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餘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造歇艍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斗米減錢九十

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

臣按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晏歲運之數止百一十萬石爾然當時運夫皆是官雇而所用備錢皆以鹽利非若今役食糧之軍多加兌以為費也今米石加兌五六是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升半且軍在衛所旣支月糧及出運又有行糧之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兌及

所支給者而計之則多於所運之數矣蓋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焉又晏所造歇艍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一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則是三百五十人駕十船運米一萬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一船載米三百不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米少一千而不甚相遠也惟所謂囊米之說今日尚有未行綱米所以耗損運卒所以困斃者坐此故也史謂晏歲轉運粟百一十萬無斗升溺然當時未聞有加兌也其所行漕

乃大江大河而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長運於窄淺之漕河者何以能無溺哉况今加兌浮於所運之半而歲歲有所損溺官軍賠償舉債鬻產無有已時所以然者政坐剥淺之費廣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沈溺顆粒無餘也為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所運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淺澁暫昇岸上過淺而復昇歸舟或分載小舟以過淺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沈溺撈而出之不至全失縱有浥爛亦可他用也說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夫既實滿艍中宜加之艍板之

上護以竹簟葦席以蔽雨水其後船毀再造量
加大之可也然則米皆用囊如費將益多何夫
囊以布爲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篾近江
處可用蒲葦其所費比所散失亦爲省矣

德宗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
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
米給禁軍江淮米不至六軍脫巾於道上憂之會韓
滉運米至陝上喜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
矣置酒相慶

臣按人君之處國亦當如富民之處家有富人
焉而城居負郭無半畝田而惟遠外之是資其
無遠圖可知矣一旦爲道梗所隔將何以度日
哉是以人君於豐足之時恒爲關絕之慮搏節
用度必使有餘而於畿甸之間墾田務農不顯
顯待哺於遠漕也唐德宗事可鑒也已當是時
也上用且乏六軍百姓又何賴焉

周世宗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漢謂
漢以來不與支彼倉廩所納新物尚有省耗况路所
般豈無損失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

胡寅曰觀世宗此言則知晉漢間取耗未嘗爲耗

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世宗予之善矣

臣按國家處事必須詳察事理由盡物情一事之行必思其弊之所必至一物之用必思其患之所由來况於轉輸糧斛載以舟車經涉艱險積以歲月之久行於道路之間霖雨風波水火盜賊不能保其必無立法以防姦不可不嚴而體情以寬下亦不可不盡是以積糧者自唐明宗始給鼠雀耗而運糧者亦有斗耗用是故也既名爲耗而官又取之甚者計筭俾其償焉是

何理也 以上漕輓之宜上

衍義三十三卷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十四

制國用

漕輓之宜

下

宋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河卽河惠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歷曹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四河惟汴最重

臣按漢唐建都于關中漢漕仰於山東唐漕仰於江淮其運道所經止于河渭一路宋都汴梁